

廿六年一月九日

重刊葉德諱序

郭紹虞

燈闌

靳以

曉出來說的

蕭乾

山中間對

流金

廻想曲

力野

木士司

容毅

詠樹

玲君

孩子和燈

衛萍

咽強者

白莖

2

期二第

卷一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青年作家

第一卷 第二期 目次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重刊葉根譚序

郭紹虞(四一)

作家間的進步

羅曼羅蘭(六四)

木土司

寒 毅(四八)

流浪兒

非 垢(七五)

孩子和燈

衛 濤(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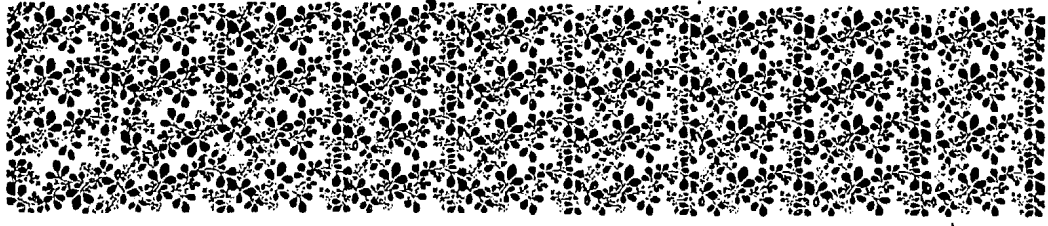
短簡

靳 以(四六)

迴想曲

力 野(五四)





編後記	編者(八二)
崛起者	白堊(七一)
山中問對	流金(六二)
Fugue	郭蕊(五三)
跳出來說的	蕭乾(八一)
遙念	李蘿蔓(七七)
血	敏子(七八)
白花	羅曼諾夫(六八)
掃墓	流金(四二)
詠恆	玲君(七四)
詠樹	玲君(七二)
心聲	小漪(七一)



重刊菜根譚序

郭紹虞

薛誠之先生將重印菜根譚徵余爲序。關於菜根譚的著者與其版本內容薛先生序中說得很明白。因此，關於這一方面，我想不再贅說。

我所感受興趣的，乃是薛先生對於此書發生興趣的關係。薛先生專治諺語，在這方面下過很深的工夫，而且也有驚人的成績。以專治諺語的人而對此書發生興趣，此中消息，不是值得研究的嗎？

我常以爲中國文學史上諸種體製之演變，無名作家是此種演變過程中最重要又是最原始的推動者。每一種新體製的產生，往往先由許多無名作家加以嘗試，待到嘗試成功，於是許多有名的作家——也即是以文學爲業爲作家，遂紛紛採用此種新體，而加以擴充和改善。於是，此種新體遂因以成立，因以固定。然而此種新體一經文人採用，也便成爲硬性，漸上衰落的途徑了。菜根譚一類的書，在明季頗爲流行；實際，即是語錄體諺語化的結果。語錄體而參以諺語的體製，當然會造成這種新的形式。諺語本重在宣示人生的經驗與整理，語錄文也有此種作用，所以此種諺語化的語錄文，也可視爲諺語從無名作家的口頭，進到有名作家的筆底的關係。諺語進到有名作家的筆底，其形式也當然有些改進。假使說口頭的諺語有類於詞的小令；那麼，此種筆底的諺語，便又同於詞的長調了。平常語言之近於告誡規勸而也宣示人生之經驗與整理者，不一定成爲諺語；諺語，必須協比其音，錯綜其言，使成爲較有規則的韻律，加阮元之所謂文者，才有進爲諺語的資格。由單行的語錄體而進爲駢儷的語錄體也可作如是觀。所以我說這是諺語化的語錄體。

語錄何以會變成這種新的體型？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諸種體製自然演變的結果。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單音與孤立的關係，所以文學史上諸種體製也很容易由散行的而進爲駢儷的。諺語的基礎即築在此種關係上面，然則諺語化的語錄體又何嘗不可如此。假使說語錄體是言之不文者；那麼，諺語化的語錄體便是言之文者。言之文者，所以其針刺的力量，足以動人警惕的力量，也格外增加；其宣示的人生經驗與哲理，也格外容易得人首肯。讀岸然道貌的語錄體，而覺得沈悶，感受厭倦者，讀此類諺語化的語錄體便覺其玲瓏透澈，絲絲打動人們的心絃，惟其如此，所以會從道學家的手裏變爲文人的小品文。我常以爲宋人說理之文沈悶的多，明人說理之文沈悶的少。以明人的八股文與宋人的講義相比，其高下不可以道理計，以明人之小品文與宋人的語錄比，其高下又不可以道理計。這但是語錄體諺語化的成效。

然則薛先生之對於菜根譚發生興趣，豈無因哉？豈無因哉？

二十五，十二，四。

掃 墓

流 金

油菜花開遍了稻畦。站在高崗上俯視綠油油的田疇，點點的淺黃色的花，在青碧中更覺得鮮艷。從海上吹來的東南風，驅走了冬之凜冽，小麥也伸腰了。

一行八九人：有五十以上的老者，有二十多歲的青年，有尚未或年的孩子。太陽壓在背上，似荷負不了的初春的熱力似的，他們全把長袍子脫下，挽在手背上行走。

山色迎人以笑靨，小白鶴在空中旋舞。時時放出靈快的叫喚，如歌頌春光之盈溢與熙融。

田道上動着長的腿，短的腿；春風飄着白的髮，黑的髮；宇宙中蕩着蒼勁的聲音和細銳的聲音。

「到響銅莊還有三里路，過了大眼隨就可望見莊屋了。」在路上。風吹着古老而略帶輕鬆的聲波。

「二十多年沒有回家掃墓了，迴想當年盛況，真是不勝感慨！」

穿大馬褂，戴深綠色的禮帽，年約五十七八左右的那位

德望頗高的紳士深深地嘆着氣。那些年青的後輩子。除了用沈默答覆他的感喟以外，還有和春風不相契的秋晚的情懷。如潮似的湧起於胸中。

「慎終追遠，這是應該的，不然，生兒育女何用？你們這些後輩子，在家都不掃墓，真是胡塗到萬分，看纈生連祖墳都不知道在那裏了，還要問我。」

那位道貌岸然的老者，繼續牢叨起來了。

風，陣陣送來田裏的芳香；天上白雲攜着春日的絮裝，披在澄曠的高原之上；黃牛遲緩的搬着沈重的脚步，於斷碑荒塚之間。

深林裏隱現着白色的牆角，林後是綿延起伏的山巒，林前是一條入山的大道，有古松，槐，柏交相映掩，從山中時時傳來丁丁伐木之聲和淙淙的流泉合奏的曲吹。

他們已漸近山莊了。

白的牆上爬滿了巴山虎，有羣蟻往來於暗綠色的枝條上

，那是已作爲牠們棲止之處的了。橫嵌在大門口上面的青石板上，鐫着「程氏墓廬」四個八寸大的字，從蒼勁圓潤的筆鋒，可以想見當年門庭之盛。

當他們跨過石鍵隘，看家狗便大聲嚎起來了。從莊屋裏走出來一位四十來歲的莊稼人，帶着滿臉的笑容，連忙跑上前去迎接那批來掃墓的人。

「列位到得真早呀！昨天「裏頭」帶信來。我才知道柏老爺回家了。」看守莊屋的那位莊稼人眼睛合攏得連縫都沒了。

「柏老爺二十多年沒有上莊了！記得前二十年柏老爺同老太爺來時，我爸爸還沒有過世，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哩！」

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柏老爺心中所有的重量，應該比那位莊稼人來得重，因爲除却死亡長育以外，還有他自己的功業與成就。

「是呀！二十年沒有來過，莊屋還是老樣子。」

莊屋裏又跑出來三四個高低不齊的孩子，以驚奇的目光，向這批不速之客身上打量。

「這都是你的孩子嗎？」

「是的，老爺，那個頂高的是我的第四小兒。」

莊稼人喊着孩子給老爺請安，而那批小東西却向山中逃走了。

莊屋內部坍塌倒敗已是破落的樣子，當柏老爺跨進大門時，他慨乎言之兒孫的無用。

「那四個字是模山公的親筆。當陳太夫人未死，這莊屋便築成了。」那叫做柏老爺的怕後輩子遺忘這件事，鄭重的提一番。

「聽說勝峰公丁憂在這兒住了一年的。」指着那間滿堆柴草的南房，柏老爺又繼續開了他的話匣。

穆銅莊是程氏莊屋中最大的一個，莊屋後面的山，埋着柏老爺的高曾祖母的屍骨，據地與家言，這塊地和程氏一門的榮辱有不可分的關連。

柏老爺立在莊屋後面，俯瞰羣山，二十年來家國的變亂，門庭的盛衰，一件件在他心中浮起。

巍峨矗立的華表，從松林中偷來眼底，他從林表直視那遠祖埋骨之地，二十年前掃墓時的情景，一幕一幕在他那腦板上重新演映。往日的叔伯，不是也有着他現時的景況嗎？如今，他們的骨頭已經腐了。二十年後，自己又怎樣呢？他完全沈沈於懷舊的夢中了。

山中有黃鸝，時時拋出清脆的歌聲，向人間問取春之深淺。當守莊屋的人大聲在屋前屋後嚷着柏老爺到那兒去了的時候。他才從沈迷中醒悟過來了。

那四五個年紀幼小的兄弟圍坐在木桌子四週，他們在熱烈的討論着銅山的風水，爲了這個問題，已經爭得面紅耳赤了。意見是那樣的參商，一部人根本抨擊風水之說的荒謬。

另外的一個集團，包括所有的長一輩的人，他們從祖宗發跡，一直談到現在那個顯貴，那個騰達，都一言以蔽之曰風水的良窳。

墓道兩旁有參天的古柏，石頭鋪墊的拜壇上，長着一寸厚的苔蘚。墓碑高過一個五尺高的人的頭，上面刻着一些不易爲現代人所懂而適足以爲四五十歲人誇耀的文字。墓後是一塊橫豎的「印碑」。太陽很難得從層層緊疊的樹葉與枝椏之間偷陰下來，給墓地上的生物以一種必需的營養。從墓地向下山望。兩山之間的田畝，如供祭似的齊整地排成行陣，菜花在山風波動之下，似抖動着一幅淺色的湖縐。

「骨頭沒有用了，四拜之下，就覺得酸痛呀！三弟，我們真老邁了！」柏老爺朝着位和他年紀上下的人說。

當奠完酒，錢紙一張一張掛在墳頭的草根上以後，這一行人又在蹣跚的下山路上走着了。

當還沒有開始酒食以前，住莊子的人滔滔地向柏老爺訴說近年來墓地的景況和他自己撐持的功績。

「兵荒馬亂，盜賊一年比一年多，一到冬天，我們就提心弔胆過日子，兼之莊屋附近，人烟稀少，祖老太太的墓，就引起許多人打主意了，到現在已經掘過兩次啦！第一次是在前年臘月，Pin Yin Pua Pua 一夜，我們躲在屋裏頭，那敢出來，幸而她老人家有靈，一夜都沒有鋤開，一到天亮，我和我的大兒子，提着鳥鎗出門時，賊就逃跑了，我就馬上了報告「裏頭」，九老爺在縣裏告了村莊上幾個不安分的一狀，捉去了幾個嫌疑犯，以後便安靜了一些時候。又一次便是去年春天，……。」

「唉！真是民不聊生，連睡在土裏的人也要遭劫了。」

「不是嗎？老爺，就是我們家老爺們的恩典，住不要錢的房子，種不要租的田地，也不得三餐飽呀！去年春上谷買五塊錢一石，秋割上場，一塊五都沒有人要，你說我們作田的人那裏受得住呢？」

「這幾年真是越弄越不成樣子了，什麼門牌捐，欄堡捐，公路捐，人丁捐，保甲捐，真是名目繁多，叫我數都數不清了。榨血也總要榨得出呀！徒逼死我們作田的人有什麼用？老爺，你說是不是？」

那位守莊屋的誠實的莊稼人，心裏頭好像貯滿了那類的話，一說就不得斷了。

「就是我們莊屋，也要修理，風吹雨打，一年比一年殘破，一到下雨各處都 *leak out*，連安身的地方都找不着。我們的力量又薄；年荒歲歉梁上也沒有閒錢，就是年成好，谷價一跌弄筆大款子也不容易，我想還是要你們老爺賺大錢的人，出點力，……。」

柏老爺緬懷當日門庭之盛，和莊屋當年的情況——前邊兩間積谷倉，有長年不離的黃金的谷粒的駐守，他心上似有千腳蟲在那兒爬行，眉頭繃起來了。

祖宗的遺業，讓他這樣殘敗？他真有點不忍哪！然而他有什麼法子呢？二十年的宦遊倦怠歸來，清風兩袖，連自己餘年的奉養，還要費籌劃，那有餘力兼顧及此？老邁的軀幹，頹然地讓他安置在藤椅中了。

離開了故鄉二十年，那裏會想到今日的淒涼景象？他

踏遍了世界上的壞地，只有一處在回憶中，有蜜似的甜，蔗似的甘，春風似的柔媚，秋月似的清幽，女人眼珠子似的娟好，暑雨初收似的天空的澄明，四月南風中的大麥似的豐實的，只有那和着他二十多年的光陰一齊埋葬了的故鄉。

故鄉是殘破了，見着的是一片荒涼，聽着是百種呻吟；豪強的兼併，紳吏的榨取，把豐腴的農村的面影削減下去了。憔悴，寂寞，那一處不給人以一種悲愴之感呢？

「三弟，你還能記起我們做孩子時的情景嗎？我真不敢提及了。」

染着一抹淺紅的山峯，似在嘲笑着那些羣歸人，尖削，孤冷，把白雲驅散於六合之外。

黃昏的田路上，還是始春的風，吹着解人愁緒的調子，把菜花氤氳的香氣，散撒於荒煙蔓艸之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於成府

短 簡

靳 以

——這晚上我走了很長的一節路。從朋友的家中出來雖是很晚了，爲了一仰首間，看到照澈了白雲的滿月，就想到月光下獨自緩步的幽趣，便慢慢地走起來。秋日裏，炎熱早已消去，一片兩片的落葉已經可以被風吹到足下，而一列樹的影子，正把徑路鋪得斑駁瑰麗。自己想着追着自己的影子走路的，那爽愈走愈快地，終於鼻尖上微微地冒出汗來。

我走到了河傍，就在那裏草地上坐下來，兩手攤了膝頭，連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什麼。也許這就是忘我之境吧，可是我所以想到的是那麼多，好像腦子裏都混亂起來。我呆呆地望過去，對岸的燈光像鑲在那一帶樹木村舍的黑影上，在水面上浮來浮去的那就是大小移動着的船隻。

一直到露水濕了兩肩，我纔懶懶地站起來。
我走回去，仍然覺得是不能舒適地喘一口氣。這許多日子我的心就像被什麼壓住了，我看見了，我聽見了，我也知道了，可是我不能說。這就使我深深地感到窒息般的苦痛。是的，我沒有家，我還是一個人，我想把我化成一個火花，

我却得不到引火的種子。所以我想如果我是瞎子，我是聾子，我將更幸福。

我回到了家，在黑暗中爬上三層樓，我自己的房子，我的心胸像爲什麼所刺痛，在記起來，那是躲在巷口暗角裏兇狠的眼光，當着我走進來的時節，一直逼逼着我，這幾天來他們總有幾個人站在這裏，小心警戒，好像我們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裝的能和他們對抗的兵士。但是從這舉動上你就能說他們是英勇的而我們是胆小無能的了？

脫去了上衣，我就坐在我的書桌前，只是在六七天前還被我抱怨的嘈雜，近幾天來大大地變過了。這是因爲許多人都搬到別的地方去，裏巷中的人減少了大半的緣故。雖然只是十點鐘，什麼都像死一樣的安靜了。

我坐在那裏，鋪開紙，原是想寫些什麼的；可是我不能寫出一個字來。更多的感觸使我不知道怎麼來說纔好，而靜夜中有鐵釘的皮靴踏在水門汀路上的響聲清晰地傳到我的耳中，好像那不是踏在地上，是踏在我的心上，——踏在我

的心上，一下又一下，我們的心都爲它們印滿了釘痕。我們也是有血有肉的漢子，我們也要有深刻的記憶。

我仍然是不能寫出一個字來，住在二樓友人突然輕悄悄地來到我的身後，和我低聲說：

「你還沒有睡覺呵？」

「沒有，沒有，……」

「早點睡也好，省得燈光引得他們注意。」

「唔，唔，——」

我隨即立起身來，關上窗門，掛上窗幔，友人微笑着湊近我，問着我沒有什麼消息。我搖着頭，對於那些瑣細的消息我們不注意，只有正式的抗戰纔能鼓起我的精神。……

在激奮中寫了出來的上一節信，就放置在一傍，不會寄給你。到了今天繼續地寫着，已經有着兩月的間隔。現在真是要寫得你了，譬如在暗夜中望到了一點光亮我求着這光亮能成爲一顆星，一灣月，一個火紅的太陽。我要叫，我要嚷，而你是最適宜聽取的人。我要告訴你當着我們的人在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時節，顯出自己的英勇，不止使當其衝者披靡，就在這裏兩「前驅武揚威的勇士們，也大大地削減了勇氣。知道人在這個國度裏不僅只是一羣羣的綿羊。是的，我們都不再是綿羊了，我們將是獅子，我們不再馴順，我們要復仇！

我們要做復仇的獅子！……

木 土 司

寒 穀

當大熊星還掛在東房頂上，我就從東畦起身，整整破了一天雪，到天色和山頂的雪，天邊的白氣黯淡成一片的時候，我在蒼茫的山光裏，敲木土司家的大門。

雪已經住了。冷風吹淡了殘陽，璀璨的晚霞，糝糊在屋的角梢。遍山積雪的積雪，在朦朧的黃昏裏閃爍着，像翻滾着的大海波浪。殘留在枯枝上的雪，乍一看，活像盛開的一樹海棠，遠遠的松柏樹，一堆堆的排比着，彷彿一座玉色的珊瑚島。

矗立的遠山，已看不清岡巒起伏，臃腫的斜倚着，往日的絕壁險嶺，都被湮沒了。

在山裏沒有人影，沒有禽鳥的踪跡，假若不點綴着眼前一片雪景，我將感到怎樣的岑寂啊。

冷風吹透了我的「粗把」，一種野蠻人穿的毛織品，白日可穿，夜晚可蓋，像鋼針般的刺着我的皮膚，我顫慄着，上下牙齒磕得响呀响的。

一個「小古宗」野蠻民族之一。出來爲我開門，我送上和千總

託我轉送給木土司甲子年西藏大活佛賜給他的紅絛，同我送給木土司的兩餅燈茶，一碟鹽巴。小古宗把東西搬進去，我也走進木土司的大門。

一股陰森幽鬱的氣氛，直向我撲來。雖然房子裏擋住了風，我更覺得冷了，忍不住接連打了幾個寒噤。沒有燈光，房子又深，怕人得像剛經過劇烈戰爭的戰場，在角落裏彷彿蹲着多少披頭散髮的惡鬼。

汪！汪！兩聲，一對大藏狗由裏院跑出來，我被驚覺，定神一看，木土司的大兒子，站在面前，我說了名字，大兒子領我到一間空房裏，房子像好久沒有人住了，一股霉氣，直衝我的鼻孔，陰暗的四週，壓得我幾乎窒息過去。一股雪風，從後山襲來，將房上的殘雪，沙沙的打在窗櫺上。木土司家人憂鬱的面孔，悄聲悄氣的舉動，使得這房裏好像藏着極嚴重的秘密。我極不安，但不敢問。

小古宗拿了個七碗來，碗裏放着半碗香油，一股棉花燈

心，燈一亮，這房子更覺晦暗了，陰影在土牆上跳着，令人恍見鬼魂的蠕動，大藏狗又汪汪的叫了幾聲，聲聲咬在我的心上。雪花被風捲起，在庭院裏梭巡着，發出悽絕的呼嘯。

山古宗抱來兩根粗栗柴，幾片「橢子」用以引火之燃料。，在房子中央

燒起「火塘」，火塘邊煨着「酥油餅」。酥油即牛奶油將牛奶液凝固，然後捏成餅子。

裏面飄着幾片茶葉，火葉子漸漸放大，酥油鑽裏的茶湯也滾了起來，我放下酥油鹽巴，用木攪子攪動着，酥油一化，就倒在木碗裏喝，一口氣喝了三碗，滿身才有熱氣，然後將小古宋拿來的「炒麵」，捏成「糌粑」炒麵為青稞磨成糌粑。即將炒麵和以奶油茶根

成團。吃過糌粑，大兒子說木土司請我，領我蹣跚腳手的來到

上房，一進上房，就見木土司在床上呻吟着，聽見我來了拼命的抬起頭，眼睛向我定着，半晌才點點頭，用手指着床沿，叫我坐下，木土司的大兒子，女兒，兒媳，繞床跪着。

木土司將頭放下去，興奮的面孔，也慢慢和緩下來，凹下去的眼睛又閉上，黧黑的臉，沉鬱得像快下雨的天，額角的縐紋，像吹着風的死水塘子。兩道歪垂下去的眉毛，還露着當年的英勇。我被這濁重得幾乎凝固的空氣籠罩着，連呼吸都十分吃力，大家侷促着，我很怕這憂悶的局面再延長下去，只好竭力掙扎，打破這緊壓下來的陰森。

「木土司是什麼病？」

我問跪在床頭下的大兒子。

「傷口都發了。」

大兒子低細而且戰慄的回答着。

木土司養了一會神，慢慢的睜開眼睛，盯住我的臉，我在東畦時節，和千總就向我誇示過木土司當年的英勇，如今我注視他的臉，他好像一匹經過劇烈鬥爭的野獸，在臉上炫耀着他曾經轟轟烈烈的做過一番事業的光輝。

我對他肅然的面孔，起了無限的敬意。

「早……早接到……和……和千總的口……

……口信了……我……我算……算……

……着你今……今天來……」

木土司伸出一支黑木炭般顫慄的手，緊緊的向我握着，乾癟的嘴唇邊，露着一個淺笑。

「我有很多的話要向你說呢。」

也許是太興奮了，他昂起的頭，蠕動着，兩支眼睛，像一里外的兩把鬼火。大兒子忙站起來，坐在床上，扶住木土司。

外面起了大風，激蕩着雪山，打着窗櫺，衝過屋角，發出切切的呼嘯，像新死的女鬼在潑泣，像猛烈的野獸在格鬥

，像百尺瀑布打着岩石，像千軍萬馬在平原馳騁，房子似乎在動搖着，被大風吹得呼呼的响。大藏狗驚叫着，好像他已看見閃動在大風裏的魔鬼，狗吠聲，風聲，松濤聲，一齊落在遼闊的遠山上，淒厲的狼叫，悠長的在山箐裏蕩漾着，捲裏的牛和槽上的馬，直吹鼻子。

「二十年以前了。」

木土司喝了口酥油茶，兩眼發着死光。子女們仍然不動的跪着，眼睛釘着木土司的嘴。

「那時我正三十歲，能拉開正打架的兩條黃牛。每天和伙伴們騎着拉娃山的駒子馬，在山嶺平原跑着，有時我們騎在馬頭，有時翻在馬肚皮上，跑着馬能銜起地上放着的一碗水，或丟着的一文通洞錢。我們一年四季不洗臉，拿酥油抹在臉上，我們沒有乾淨的臉，只是我們有一顆乾淨的心，我們大家愛着，像娘愛兒子一樣。每天平分打得的野獸，在火塘邊烤着，半生不熟的吃下肚去……」

木土司喘了一口氣，呷了口酥油茶。

「我們都拚命的喝酒，當田裏收成些『洋芋』『蠻葎』的時候，我們將打得的野獸，拿來祭天，祭完天，大家喝冷水一般的喝酒，吃肉，吃飽喝够，我們互相抱着，繞着火塘，跳的跳，唱的唱，我們大家彼此相愛，但有時爲一頭牛或

一點鹽巴，會一個殺死一個。我們爭的是理，不合理就只有拚命。……」

房頭上有巨大的聲音震撼着，一大支樹幹吹落在瓦上。大藏狗緊急的叫幾聲，顫慄了山岳，落在幽邃的山箐裏。

無際的雪山，在黑暗裏發着亮光，一堆一堆的，像排比着的五百羅漢。

「一天，……」

木土司呷了口酥油茶，慢條絲理的說。

「格多山的百姓來報告，村裏開來了外國兵，紅鼻子，綠眼睛，有長槍大砲，我咬緊了，牙關，捏緊了拳頭，村上牛角一響，調齊了我們的百姓，都騎着拉娃山的駒子馬，背着老蠻刀，斜挎着護身符護身符乃泥製小菩薩一尊，野蠻人用泥製匣中，謂能保身，槍彈不進，披着粗把，穿着老蠻靴，連夜殺奔格多山，到格多山，我們同外國兵拚命的撕殺，他們用大砲打我們，我們的百姓，就一群群的躺下，他們還有快槍，穿過石頭還要開花，我們只有老伙槍，嘭！嘭！但我們有的是命，要和他們用命去拚！拚！……」

木土司乾咳了幾聲，咬緊唇，好像隱忍着千百顆鋼針的襲刺，慢慢的緩過氣來，呷了口酥油茶，又繼續下去。

「我們的百姓，死了一大半，我們支持不住了，往羅西

巴山退……唉……」

木土司嘆了口長氣，悽喪的神情，露在眉梢。

山上送來隱約的幽猛的狼叫聲，片片雪花，繽紛的飛颺

在山頭，陣陣陰風，衝擊着這搖搖欲墜的房子。

馬槽上的駒子馬，拉長了嗓子，嘶鳴着，淒壯的音律，

由對面山反應回來，和狼叫聲子齊落在千萬丈的山蒼裏。

木土司沒神少氣的呷了口酥油茶，又懶洋洋的說下去。

「他們在我們的地方起教堂，唱着：

「耶穌愛我中華國，

十字架上流寶血。」

木土司學着外國人的腔調，咧着嘴角，露出一個深沉的

，痛心的微笑。

「設立學堂，強逼我們子弟唸聖經，斫伐遍山」

還叫我們的百姓，替他們開礦，從那時起，格多山一帶插着

的，已不是五色國旗。唉……

木土司又悠長的嘆了口氣。

「我把這些情形，呈報到漢家，漢家只是不理。

「過了年，隆都拉山又來報，外國兵已侵入他們的地方

，我吹起牛角，調齊了我的百姓，要和外國兵拚死命，連夜

殺到隆都拉山，他們的大砲，又對準了我們射擊，我指揮着

我們的百姓，騎着拉娃山的駒子馬，朝着大砲衝鋒，我們的
百姓死了無數，屍身填滿了路衣絲河，鮮染染了隆都拉山，

……

「阿呼呼喂——呀——」的呼嘯，震動了山靈。……

沙沙！沙沙！冷風捲着雪花，撲着牆壁，擊打着窗櫺，

叭！叭！一支大樹幹，又吹落在瓦上。大藏狗驚惶的叫了幾

聲，簷角的雪花，片片的落在地上。

木土司緩過一口氣，呷了口酥油茶。

「後來抵不住了，往鴉可都拉齊山退……」

格登娃是這回死的，東羅娃是這回死的，啊！格登娃！格登

娃！他是格登媽的獨兒子。……

木土司停一停，閉上眼睛，將左手扶住額角，右手高揚

起來，嘴裏唧唧的聲音，和喉嚨裏痰混在一道朦朧得叫人分

辦不清，似乎在為可憐的格登娃禱告呢。

「我那回一共帶了五花帶花箭也。……

木土司慢慢的睜開眼睛。

「都是不要緊的地方。連前回帶的花，一共是十三個。

……

木土司咬着牙根，像槍口一個個的在裂開。痛透了他的

心肝，痛透了他的肺腑。

Fugue

郭蕊

懷鄉病削瘦了我年青的面頰了，珈珈。我不是屬於這溫暖的國度的。

但，莫爲你自己偶然的失言而悲泣，珈珈，當你第一次問我『冰』與『雪』的故事時，『過去』的韓幕像一個奇蹟似的在我眼前展開，我看見一切了……記起自己原是冰雪之子；自責在絞痛我的頭額，冰雪之子有他銀色的負擔，而我逃避多日了；極度的不安迷亂了我，於是，你好奇的詢問竟使我受窘；雖然，那些在西北風中織成的，『冰』與『雪』的故事，美麗而透明的，原是鑄在我靈魂的深處。握住我的手呵！珈珈！你不覺得我靈魂的戰慄嗎？

棕櫚樹的濃蔭在海中搖曳時，月光當日在你六弦琴的韻音裏徘徊；看着我呵，珈珈，你美如寶石的眼睛是愛情的海洋隔絕了那生長我的土壤。

告訴我，你如何會愛上這個異鄉人？我要傾聽你玫瑰色的嘴唇吐露一個莊嚴之秘密。珈珈，在遼遠的日子裏，寒風幽泣的夜晚我一定夢見過你，夢見過這誘人的風光……也許眼前正是一個夢，五月的夜晚，一個美麗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夢，是偶然的也不容拒絕！但，描畫在夜露上的愛情是經不起『現實』的陽光的；快樂的夢幻，原不是『生命』的本身。

你檸檬味的髮香使我窒息了；在遼遠的，冰雪掩護的原野我却會馳騁傲歌，孤獨的快樂是你所不能了解的，珈珈，『過去』的懷念黯淡了我頰上的紅潤。
在你，我成了一個陌生人。

不要讓憂鬱染上你的眼睛那兩顆閃耀的星子，長使人痴迷；你當是歡愉的，熱帶的女兒不該嬌愁一點嗎？舞草的風姿是你的影子。

你問我在思念誰嗎？是的，珈珈，我在思念一個失去的人……他有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頭髮，我的聲音……你說你會認得這樣一個人的？不！珈珈，他對你永遠是陌生的，陌生的靈魂，陌生的悲樂……於是輕微的惱怒鎖起你的嘴角了，唉！你竟嫉忌一個不存在的人嗎？珈珈！你生氣的時候是何等可愛呵！

日，夜，我在你與我的『過去』間踟躕，爲什麼許多時候，人只能挑選一樣呢！

一個異鄉人的情愛是苦味的，珈珈！你不能留住我，正如，我不能奪走你。

笑給我看看呵！珈珈讓我們在這一瞬間忘記，忘記過去，忘記將來……但，我怕，珈珈；你也會忘記現在嗎？

停留不能使我快樂，離開你，珈珈，更不能。滋養在柔性中的靈魂將會凝凍在冰雪中；冰雪之子會變爲怕『寒冷』的，珈珈，已失掉的不能再轉到，而得到的又要失掉嗎？

那不可見的巨手送我來，還會奪我走，那，我會留下我的心給你，讓靈魂空洞了減輕舉起的步子，把快樂殉葬了我的愛情，珈珈，於是，當冰雪再度凝凍我的面頰時我的愛戀也變成銀色了……

迴想曲

力野

每當太陽在西天上扎住脚用他那溫熱的光焰吻爛山頭的時候，灰白的小廟，青綠的松柏就給這隻神秘的手擦上一層鮮美的紅色；捲疊的白雲穿起彤彤的輕紗浮於高低的峯巒，扣給這地球一頂精緻燦爛的王冠。這情景是回憶，幻想之國的一把門鎖，牠如輕巧的燕子掠過湖水，嬌嫩的黑色的羽翼給我們畫出一條思憶之綫痕。

我底記憶也染了天光，在黃昏中發亮。

用物外的情景盡感記憶的活動裏，我首先撞見「小野」這個名子；那是我黃金色童年的標記。如果有人問我爲什麼得這麼個綽號，我似乎說不出，不過想像一個不上十五歲的孩子，頭額上偏帶着一頂鴨舌帽，兩腿套上白燈籠褲，跑起來毛腿雞一般；就會找到完滿的理由的。

「小野，洗澡去；……跑了一天，別又渾臟的一身去上床。」陶勵和我同屋，每晚這樣向我提示着。

他是位健壯的傢伙，爲人爽直痛快。黑黑的臉嵌上兩顆

黑眼珠子；挺高的鼻樑骨兩邊襯起豐滿的雙頰。走起路來那擺動的背影顯出他是位十足的西式的美男子。

「今天又勝了……要不是李明那小子太慢，得贏他們兩三打……你看他們那勁兒就不成……」

——我說那邊的小短胖子打的不錯，身子真靈活。一個 pass 過來，他接過球從人褲子下鑽過，一個鷓子翻身，就裝進去了；真漂亮。——

——「那不過是碰巧，他們那邊缺少聯絡……」——聽見窗外有脚步響，想係那修和尚來啦。床吱呀一聲我們全像小老鼠連頭帶尾一齊捲進被窩。

這位訓育主任是位四十五下的人，方寬的臃腫的臉綴上些麻子，頭頂亮光的；凸出的大肚子配上兩隻鴨子腿，給我們的腦裏畫上個大肚彌陀佛底怪像，兩隻常翻白眼睛像玩具攤上的膠泥的人型，眼洞間有塊黑白各半的薄鐵片，一經擺動顯出他對人類不同的視別。

上課時執着教鞭，在講台上擺來擺去，很像一盞不甚發光的銅燈；於是我們送給他修和尚這個綽號。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修和尚。

天上是顆星。

地下是盞燈，

在學校裏是

茅廁到裏的螢火蟲

在被窩的期間心裏長支小手，牠一直搔弄孩子的壞氣胞。約摸和尚已走了，我們就像黃河決口似地唱起「和尚歌」。但是還沒有完，就遭了阻。馬上一顆上心變成一個吊筒，在黑暗中不能制止地上下跳動。

聽聽遠方的犬吠就入夢了。

我總是以打球洗澡看小說打發日子，把學校裏的功課置諸腦後。用功的同學向書本子尋找知識寶藏的時候，我們幾個人一夥兒就和他們搗旦！不是用不成腔調的稚聲哼半口二簧，便是伸出二隻胳膊像小牛角似地滿處亂撞。他們對這有時是善意的勸阻，真誠地利用先生所講的仁義在嘴邊上玩

些文雅的花套；但是許多次他們都在這懷柔政策上遭到失敗而向我們提出一種新的對策：實力抵拒，訴諸於拳打腳踢。兩面在準均力敵之下常扭在一起，直到各有微傷小手撫着耳尖喊老師時才能終止。

這其間，我總不會挨打的。原因不是我錯用了聯合戰線兩面都討好，作過人類間的典型的蝙蝠；實則這該歸諸於我底一副弱體質，病態的假聰明，活潑，作起彼此間糊糗的交情。

在這樣的鬥爭的形式裏面陶勵是我們的唯一的袖領，但是他並不糊塗，却也努力讀書；只是所念的不跟課本子一個模樣；印刷、封皮都有點新鮮味兒。

——我們不該打他們，我們該勸導……一個人是該努力學習，不斷地學習；只是觀點和方法該有正確的領略……

他捲曲的黑髮披在兩邊，中間畫成一道白縫。隨着說話，兩手飛舞；這十八歲的傢伙使我想到他像是位老師，張老師也常說「應該什麼」呢。但我向來當它是順耳風；而陶勵底話却在我心坎上找到了一塊肥沃的園地。我疑懷他是受過什麼特殊的訓練，在教員間常轉圈子。

先生叫我們作的功課，從來是給它丟在一邊的；打球，

打架倒放在正常的的生活範圍內：用厚臉皮應酬教員給那羞耻心的稜角都磨成了光滑面。考試時眼睛盡量伸展，那怕是中間隔了幾道桌子也不能放棄「有所獲得」這個唯一的企圖；有時甚致扯鄰座一把，使他給這可憐的困徒丟個好眼色。叫師兄，照貓畫虎地描上去，使我們嚐盡了這辛苦但也甜美的滋味兒。

有一身的精力想作隻野獸，想作……永沒想過孩子以外的世界，整天價額角下掛副不疲倦的笑臉。

夏。高低的楊柳間穿行着飛鳥，熱風掠過人面，天上掛着的那顆大火蛋向下流洩着熱流，企圖要把人燒滅似的。我們學校在這小小的T城裏就像一個蒸鍋。許多孩子在考試的威脅下把脖子深鑽在書堆子裏，在其間畫着名列前茅的剪影；而我們却樂得因臨考而停課，有個痛玩兒的機會。

三五個人臂膀扣着臂膀，有時甚致緊扣起脖子拉成一串活動的牆。在路上像醉鬼似地歪歪斜斜地走着，任便路人底焦急的喊嚷，也沒表示過半點讓步。

穿過小南門，用力踏那小木橋，頓時間使它成了一面堪憐的舞場，我們却是這中間的俄國醉漢似的折爛污的舞者。細流的潞水兩面鋪着綠茵的毛絨似的草坪，垂柳婀娜地

擺着柔腰，那嬌媚的枝條極力下屈試驗着撫觸涼爽的水面。幾點白鴨浮游其間，用鑑堂家底像美的神韻昂起頭，估量這夏景；有時也扎下身軀希求在水底下賺得一席美饗，把水面作成優美的花紋。

過了潞水南岸的菜圃，綠蔭下閃出個冰洪凌的販賣者。潔白的披布下蓋着兩隻圓圓的小筒，旁邊一張小桌上放着晶光的高腳杯。

——好涼啊！冰洪凌——
——每人來一杯怎麼樣——

圖勸提示着，這像火上加油，吃冰洪凌的熱望不能遏止地沸騰起來；大家底手都伸到各自底衣袋裏審察自己經濟的情況。

似乎每個人底手都沒遭到厄運，幾張臉浮上一層層淺笑。心裏帶着冰洪凌的涼沁，大家托着輕鬆的步子往南走。到鐵路沿上，火車正高吼着滿載旅客而來。

車站上有一陣熱鬧。

西方的紅霞漸變淡灰色了，野鳥在林叢中亂鳴。農夫正荷著鋤回家息下一天的勞頓，炊煙已漸漸渾入黑垂上來的暮靄裏了。蝙蝠佔領這整個的空間。

——這路是北寧的一支——

陶勵底常識比我們豐富，小岳瞪一瞪眼，似乎在說管他那一支呢。

是不是到東三省？——我想起先生講東三省時似乎提過北寧的。

就是啊！——陶勵答覆得這樣肯定，似乎這條路是一個人從北平一直修到瀋陽的。

東三省出產高粱大豆麥子高粱玉黍蜀——我努力搜求自己的記憶，像是這樣會得到先生贊許。

小野，這樣考地理不給你一百分？——小郭子底話像是個熱湯鍋在滾進火而驟沸時所起的滾湯聲。

說起小郭子，爲人還好真誠坦白。又有藝術天才。兩眼細長，笑時連條雀縫兒也不留。方才的黑臉下面襯個小圓嘴；不整齊的牙齒鍍着金銀色。臉可真够黑，恐怕和印度人比起來也無遜色，因此同學們送他一個綽號叫鍋烟子；大把的黑頭髮披散在頭頂上恰是大鍋蓋。他那一手術藝天分也不時地找機會來表現，常偷偷地用粉筆在牆壁上抹一兩下。有一次在黑板上素描修和尙。正常大家欣賞這幅逼真的藝術漫畫時，和尙正加着黨義課本進來；這使全場頓然安靜了下去，雖然心裏都藏着一個發笑的炸彈。

修和尙一着急頭更發亮了，小郭子的底臉可直發紫；在

亮和尙與黑鍋烟對比之下真是滑稽之至。惹起全場不能阻止的哄然大笑。

——這樣晚才回來

門房這老頭子像死了爹一樣的煩，我們稱他爲老惡鬼。全臉繃成一個深褐色的核桃，兩隻眼恰成三角形像是馬王爺。

我們也沒睨他一眼，小鬼似的一溜就跑回宿舍了。

房裏成了蜜蜂窩，嗡嗡地。有的抱着筆記瞪直了眼，嘴裏像斧頭熱鍋碰滴水的聲音似地嘩嘩地發響，口水從嘴角起拉垂到一尺多長。

——我說呀——我搬一下陶勵的肩膀——

——你，……哼——他轉過臉。

——東三省出煤鐵很多，還有撫順煤礦；關於軍械製造方面有漢陽兵工場——我回來查一查筆記，把遺漏的很完滿地補了上去。

——你知道東三省還有南滿鐵路呢！還有許多的日本僑民呢！還有……××人想侵略我們啊！——陶勵說着說着就担起拳頭像有介事似的；我可不喜歡說話拿腔調。陶勵爲人固然好，不過老是多事，說這一套多麻煩！

——對啦——小岳幫忙他。兩片常開着的厚嘴唇像九月

的過熱了的破石榴。這石榴夾在蘋果似的臉蛋兒間，怪感人的。全校的同學都想閉上眼睛在這個石榴上享受一點兒神密的甜味兒記得我底心也會這石榴放過火花，歪着腦袋在他面前裝起少年英雄底姿態。

考試過了，整個學校留給辦事員及工友。野草在操場上漫延着牠底長頸！

秋白天高氣爽，白雲飛過天空；T城顯得安謐靜穆。

每晚在暮色蒼茫中我們偷出西門，在城之西北角上領略那波浪跳鬧橋的壯觀，急下的水浪流像是銀白色的寬帶，那音響猶於萬馬奔騰。全身只掛條三角巾在水裏與魚爲伍。更愜意的是在水中打水戰，歸途中聽風吹禾菜刮地響。胸際間透過涼爽野香時，我們孩子的心頓有詩人之感了；什麼却拋在九霄雲外，直到回到宿舍才察覺本身上全沾濕了蒼露。

只有一次我們可在這條水身上吃了苦。那是十一月的時候。一個禮拜日，我們吃過午飯踏着溫暖的太陽光線走向那自然的樂園。

天像水洗似的澄明，一絲雲也沒有。大地上新翻的土鋪成一塊軟鬆的黃金色的褥子。一隻大雁飛過，會在空間留下

一個清楚的倒影，湖水凝結成一面鏡子，

——潛冰啊——小岳底破石榴嘴冒起白泡。

滑就滑——老劉歪一歪頭，表示決擊；仲田兩腿，企圖是這年新冬裏滑冰的第一個勝利者。

危險！陶勵說，簇黑的眉上往緊一擠倒有點政治家的風味。

才滑了兩下，全場涼面起了不安之感；嘩拉一聲就把他引進水晶屋裏去了。

我們高呼救人，幸虧河邊的漁人底義勇算把他撈上來。在床上給蓋了許多被子，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才使他有點活氣。

一個暑假過去，開學了；校長在大禮堂上宣佈這一學年的學校的法規後，生活又像河水一樣寂寞地流下去了。

一個早晨，同學們還沒起來；陶勵一陣風似地跑了進來。（這學期已不和我同屋）兩隻眼瞪得像是瘋子的，吸呼氣喘喘地；這是我看陶勵變態的第一次。

——東三省讓日本人佔了——
——啊——

幾個孩子從被窩裏跳出來，像是浮水的白鴨子；亂蓬的頭髮恰是沾水了津津的羽毛。

一時，全校沸騰起來了，陶勵成了這學校裏的先覺者；在各方面伸展着他底手。

——日本底大陸政策……！我們要抗日。——

陶勵底聲音像是雷響，全體同學底眼眶裏下起了雨點。

抗日會在T城裏活動起來。

約近寒假了，天更冷，凝凍的空氣像是把刀子，也像錐子；人出去會咬着你底鼻子。

一羣學生出去檢查日貨。一店主底三千包白糖被扣，從此起了風波。

——陶勵，不許在外面胡作非爲；學校有校規，好在是初犯，我寬容你；再作就不成了！

——同學們知道校長和這商人有關係，本地公安局長也在他家裏吃過嘴；怕的像老鼠。

——陶勵！還是選他吧，不然！——你知道小閻王是利害的——小岳的底破石榴嘴更裂開了。

——小舊子的真可惡！一年開除就三十多人——
——每人每月五元飯錢，……雜費部入他腰包了呢！

小郭子想把問題弄個清楚。

我還明明白白地記得在我入學的第一年學期，學生驅逐了舊校長，來了這個傢伙。個子矮矮的，穿着黑色西裝，兩隻小脚像是小孩子的。在乏疲尖瘦的肩胛上架着一個驢頭，凸高的顴骨一直斜溜到嘴邊；多縐的上額下面有兩個鏽着

黑燙的黃色牛眼，怕是人們真地當他是隻牲畜，他在上面罩上一付眼鏡，常是光閃閃的。

——爲了學校前途，當了學生學業計……我

記得他說了幾個「爲了」之後，接着就是開爛燬之花，結黃金之果。當時我雖不懂這句話有什麼修辭學上的美麗的色調，但是他那矮小的身子在台上亂跳，大黃金牙光亮亮的，直閃，我猜想他是說要把學校整理得好好的。

——他說把學校弄得開花……我也許因爲過於憤慨，把這句話美麗底色澤却給弄掉了；而且相反地說得非常可笑。

——開花，他家裏倒開花了——陶勵仍在捧腹。

——今年寒假說不定又得出去幾個——

小郭子學顧慮的心緒給這小集團畫上了陰影。

冬日向前伸展着，一切都收歸在自己底統治之下。操可是操場邊上的野草葉都萎黃了，像個殘廢的病人睡在不潔的床上，一片葉子也不留了。

這時，我們底學校靜悄悄的；只有掛在樹上的校鐘規律地抖顫地響着。

學校生活像條泥河，寂寞地往下流去，興不起什麼浪波。只有晚上屋裏生起爐火時，紅色光燦舐着每人底臉，孩子

底心上方泛出微笑。

監獄的法則似乎在這師範學校裏被應用起來；校長抱定怕搖動飯碗的人是不會反抗的。又恰巧這學校裏的學生多半生於貧寒之家，在供給膳宿的條件下，很少企圖什麼活動的。

像暴風雨的前夜，全校陷於極度之恐怖中。

——你……陶勵了幾次勸你不聽，將來……你知道我愛護學生盡致；無奈……中央自有辦法；而且我們學校是省立費官，不能胡鬧……

校長辦公室裏，慘白的耀光耀着全屋。那驢頭的傢伙坐在一個沙發上，陶勵作了他這假冒的審判者底犯人。

——如從此改過自新，自然毫無問題；不然……

我們一羣在窗外偷聽着，一顆小心企圖着發現這個秘密。一個窗縫容不下幾十隻眼睛的空位，大家起一點騷亂；小岳的破石榴嘴直呼噓，怕給校長聽見有人私下擰他一把，他瞪眼幾乎要叫出來。

——你能不能使他們不動呢……

我們真不懂閻王真也能作這一副笑臉；看樣子似有點可愛。他順手拉陶勵一把，向耳朵裏伸長那雙厚唇嘴唇向陶勵吹點什麼似的；我當時真感到慄戰，是不是也像我磕睡時，

同學們在我耳朵裏喊聲「呆」。

陶勵像隻蠢豬，身子一扭。

當即換了場面，似乎校長倒是個絕頂的藝術家，能扮演各種角色。那多筋的手往小桌子上一拍，就往裏間屋去了。

陶勵開門時，大家算看完了一場戲。

——我不能出賣同學……說時額上的青筋真跳。我可不慎這意思，同學們驚佩他是位最偉大英雄似的。

這時學校也有了信件的檢查……一切都像什麼大的事變就要到來似的。

大考的前夜，孩子底心上都擔當個考試的嚴重的鉛石，怕訓育主任查齋不敢開夜車；每人懸起心備過那鬼門關；一面在小心眼上畫着一個假日的優逸夢。

北風從樹梢間穿過來，像許多支牛一齊怒吼；在我們低矮的宿舍身上試驗着它底威力，像隻鐵手把窗子搖得震撼。孩子們在被窩裏尋找自己底夢。

——起來——小岳用那肥肉的手指扯着我鼻子：

——我睡照着，破嘴石榴你幹什麼；——我揉着眼。

——陶勵被捉去了——

我馬上從床上跳起來，兩手緊扣住小岳的脖子，要從他那細長的眼睛裏尋出軍警當局捕人的理由；可是小岳底大紅

嘴又開起鍋來，沒給我半點滿足，外面有哭的，有喊的……像大城裏早晨的豬市。

我才睡着就聽見外面放槍，撞門的聲音。

——進來就打，我們屋的窗玻璃都被打破——

——可憐啊，陶勵……從被窩裏拉出來，衣服也沒穿齊

，就給捆去了——

——我看見校長跟他那警察的後面……——

——去睡覺吧……有校長去交涉……明天還得考試呢！——又

是修和尚底聲音。

一夜也沒有睡，想到壓桿子，灌椒水自己私下流淚！

早晨拿着筆上教室去過過鬼關。那門房兒的老頭喊說

——小野——你的信——一點也不客氣。

——小野，小心……你知道陶勵就因為……你熊信上有

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他抱住我底肩膀，眼珠子瞪得

要掉出來。

過寒假我到了學，便沒得到什麼消息；只知道學生都剃了光頭，不準順便出入；十幾個人住一個屋裏，連張桌子也沒有。打磕睡或合眼亂想，仗得得青年的臉色面蒼白清瘦。

陶勵的影子不再在那裏活躍了。

最近聽說陶勵出來了，在獄中長起一大把鬍子。

如果快樂是塊糖，甜味不久就消融的；那末苦痛就是把刀子，在心上刻上塊印痕，永也不會消失的。一想到中學時代，陶勵被捉坐牢的那段就同鯉魚跳龍門一樣，在我回憶的文平平之流水激動起銀花。

落日餘暉每把我底回憶染上金黃色，但也像夜必然地來臨，後半路給罩上濃重的黑影！

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二日

山中問對

流金

「是的，我應該躺在大石上，靜聽涓涓的泉流，聽那一滴一滴的清泉，從滿生着青苔的石上墜下，用不啻晝夜的耐心，把從遙遠的從地底下或山縫裏擠出來的大地的眼淚，向人世間細數那永不能釋的哀怨。」

「可是流眼淚的時候，為什麼會那般安祥，那般從容呢？呵！還不只是安祥與從容啦，牠不是還帶着秋帆似的輕飄，春鳥般的婉曼麼？」

「靜靜的躺著吧，心事不准用在構思幻想的圖案上，把眼睛閉着，不要讓山花，山石，青松，雜草，——掛在你那副明淨，深沈的眼前。不要讓鳥語鶯言，泉流風鳴停落在你那張透明，如蟬翅似的耳鼓邊。把心眼兒也合上，不要讓你那位帶着海似的神秘，山似的沈靜，星似的眼睛，風似的步履的女人鑽進去，把你的夢拉長了直沈入淵底，把你的幻想放出於白雲飛馳的天外。靜靜地躺著吧！清風會替你驅去晴午的山巒放出來的惱人的熱氣。雖然石頭硬一點，沒有你睡眠

的床上的軟絨做成的安適的墊絮。……」

「就讓自己這樣睡一覺吧。用蔚藍的天蓋下的松陰作蓋被，也許母親會來入夢：她執着我的右手，吻着我的手臂；牽着我的做衣，哀憐我的襁褓，……。也許弟弟會來入夢：從小小的嘴唇裏，進出我聽慣了的而為我所渴念的話語，他拖着我，要我和他買一個彩色的繡着青龍掩月刀的玩具，要我給他講一個三國演義裏的故事。也許是倩會來入夢：溫柔的疲倦的視線放在我的面上，柔弱的素腕握在我的手裏，津潤的微紅的嘴唇，落在我的年輕的額際。……」

我所想的夢太美，眼睛又微微的張開了，還是未能入睡。

「呵！你又不聽我的話啊！你心裏一定有刺。」

大石上的清涼，滌洗了我的塗着牛油的心房。糊塗的思量，不復打攪甜美的午夢了。我眼前湧出了萬千的豆花，密茂的青林，蜿蜒的黑水，掛在白山頭上的清輝，收高粱的老

頭子夕歸的歌聲，奔馳在草原上的駿馬與良駒，……。

我的家呢？還能作輕綺之夢嗎？

澗水又在私語。

「蠢傢伙，有着夏日的松陰，又伴以涓涓的流水，還不好好地睡？」

「誰要這管家人「好意」的賜與。誰願作大石上的鼯夫！讓太陽空自逝去，不是愚夫之行嗎？」

山風把流水吹出了如縐之波，遊魚遂躲在水之深處。

「這麼清涼的午陰下，這麼潔爽的大石上，這麼軟綿綿的從海上吹來的風傍，還不能使你作一次甜美的睡嗎？」

「是的，「甜美的睡」！我將沈酣於懷舊之夢中，讓風風雨雨，促此齡具？」

我越想越對不住自己。我又記起了母親臨終的遺語。「兒呀！你回到祖國，要把你父親的死，弟弟的死，母親的死

，用血樣的言語，灌進同胞們的耳朵裏。躺在自己的家園上，讓溫煦的海風，揚去這只會藏在你心裏的死屍。黃泉下，我將等待你和關裏的同胞如海潮似的把家園的魔障沖洗。……。」

我的眼前一團漆，我裝做睡。聽不見世界的聲音，只風在耳邊，遊來遊去。

「這傢伙睡着了。用不着我們嚴密的窺伺了。」

我聽得清清楚楚。我心裏告訴他們：「我到沒有睡，讓山神把你們這些「好心人」護送歸去吧。這兒已非「人」所居。」

從逍遙的海上，生出了萬家的明月，我真的酣睡一次了。我懷念着，秦時的明月，漢時的城闕。

我願牠們都無恙。期待着我的年輕的足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夜於海淀

一個作家的進步

羅曼羅蘭作
全 戈譯

不久以前羅曼羅蘭曾遊歷蘇聯並且得到蘇聯民衆盛大的歡迎，在過去，他是一個英雄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而近年來却有了改變，這是他一封給蘇聯民衆回謝他們祝賀他的七十壽辰的信，裏面有許多鼓勵青年人的話，同時對於研究羅曼羅蘭的人，我相信，這封信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牠幾乎就等於一篇自傳，原文載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的莫斯科新聞 (Moscow news)——譯者。

親愛的同志：

感謝你們祝賀我七十歲的壽辰，牠正像由巴黎到莫斯科底旅程的結尾一樣，我畢竟來到這裏了，蒙你們歡迎我，這旅程是不容易的，但牠却很好的完結了。

你們知道我從那裏來嗎？最遠的是從那一年起？是從那被擊散了的「巴黎公社」，從緊接着「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的牠的破敗而來的。

那時候我祇有四歲，我住在法國中心的一個小城裏，在

最初的一個記憶中，我瞧見自己在冬天獨自地走着一條給冰雪遮蓋的田地所間隔了的路，走着聽那巴黎四周雷鳴似的砲火底咆哮。

我是從這被征服的法國，兩次被征服——因了戰爭及革命——從我底整個的幼年和青春都給悲觀主義的負重壓迫着的法國來的。在法學智識份子的臉上，這時代的烙印是長久的。只有在懷疑的諷刺中牠才找到了隱避之所。

爲了消滅誤解，牠的最好的代表者都在斯多噶主義的牆壁後面把自己禁閉着。嘲笑着世界諸相，路南 (Renan) 找到了一條走進斯多噶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路。在我的青春時代這也是我的逃避，第二個逃避便是藝術的夢了，那時候藝術在李察·文國儂 (Richard Wagner) 的音樂中找到了最宏偉的表現。

但這生活的逃避並不使我滿意，我不能忘却生活，美麗的同時也是殘酷的，牠的戰場，牠的苦難。托爾斯太，你們

的偉人之一幫助我找尋一條達到牠的道路，我永不會忘記他那充滿着至情的聲音，他那激動人心名言的「做些什麼？」

(What is to be done?)。他發現了世界的一切苦難，並且再也不能忍受牠了，他被壞了他的家庭生活的和平和他的藝術的尊榮，但我——我那時候不過是十七八歲——發誓要把我所有的藝術、所有的力量貢獻出來爲人類服務。

爲了拯救我自己，我真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我覺得我自己像在巴黎的文壇上擱置着，在那命運把我安排了的社會環境中我幾乎是孤獨無助的。

我跟沉默鬥爭已有許多年了，因此牠們簡直把我窒息了。當我第一次在兩個劇作中強迫着我的呼聲廣聞於世——幾乎立刻就給壓制下來——而得到成功的時候我已經三十歲了，這兩個劇本中每一個只上演過一次：「阿夜特」(Aert)是以象徵的形式表示出環境——朋友及敵人二者——是如何逼迫着充滿着英雄的衝動的年青人，「群狼」(Wolven)則是一齣爲德萊福斯事件所鼓舞而作的戲劇。當我的「貝多芬傳」及「約翰·克立司圖夫」的第一部最後在我監牢的牆壁中追出一條裂痕同時給我以機緣與一切未相識的友人接觸，給我一個機會援助他們同時被他們援助的時候我已差不多有四十歲了。讓這個例証安紓並且鼓勵那些年輕性急，爲了他們的

名字沒有立刻給公布出來或在最初未得成功而傷心的青年作家們吧！

我選擇貝多芬的偉大的字句「經過悲哀的歡樂」(Dure In Leiden Freude) 做我的格言不是把牠當作一種「苦難中的歡樂」，「苦難的褒揚」的歪曲的意義——這都是苦痛的及有害的東西——但牠們底真正的意義，即是「經過苦難同時看輕牠——歡樂」。或可以更有力量地這樣說：「朋友們，你們一切受磨難的；鼓舞吧！讓我們戰勝牠！」

說到我自己我已以「約翰·克立斯圖夫」而戰勝牠了。並且以他底充滿着鬥爭的生活及由那死了的「約翰·克立斯圖夫」立刻便出現了有力的「柯拉斯·布魯儂」(Colas Breugnot)，我知道，後者已變成你們，我底蘇聯的朋友許多人中的一位朋友了。

但是，詩人祇是傳報春天來臨的燕子，他們都沒有造成牠。在新生活的春天沒有降臨以前，一個人總得經過雨雪的摧殘一個暴風天是表示季候的大轉變的轉變底。這就是歐戰和你們的革命——你們的革命並且也是我們的，許我這樣說嗎？因爲你們不單是爲了你們自己，同時也是爲了我們而鬥，你們爲一切人類而鬥。

在其中我底藝術的夢，我底生活的希望「約翰·克立

斯圖夫」及「柯拉斯·布魯儂」的精神都已實現了。

去年，當我探訪你們的時候，在我接到的由蘇聯。的每個角落寄來的祝賀的信中最使我驚奇的便是你們從深心發出的叫喊：「羅曼羅蘭同志，你能在這裏見到你一生夢想的實現該是多末愉快」。

真的，同志們，我是愉快的，「經過悲哀的歡樂」。經過了這七十年的長久的旅程，其中戰鬥勞役交相進行。我已到了一個愉快的樂園，你們所建設的一個人類的新社會，一個隨着時間不斷的流通逐漸消滅舊的不平等和舊的偏見的社會。

我感謝你們尊敬我像一個未見你們以前便已渴望着你們的到臨的年老的前輩。

現在我們已遇見了，容許我在恭賀你們的成功上面上一個前輩和一個給經驗造成聰明的人底忠告吧：

「永遠不要對今天的成功而感到滿足，更特別的不要停止在已達到的成功上面，一次便完全成功了是不可能的，天天都得戰勝，每天早上一定要重新開始並且要繼續昨天就已開始的鬥爭，人類的生活是永不會停止的，停止了的人不久就要留在後面，一個人必定要前進，永遠的前進，一個人對于錯誤，不平，死亡，一定要贏一場更大的勝仗」。

偉大的歌德說：「自由和生活祇有每天征服它的人才有權利享用」。

願你們效忠的理想和你們實現的信仰戰勝一切人類。

一九三六，十一月，廿五。

孩子和燈

衛寧

孩子們都喜愛燈。

當暮色四合，從學校里回來，或在外面玩够了的孩子們，一跑進他們那烏洞洞的家時，最先嚷着的，是要媽媽立刻爲他們點燈。

「燈，媽媽，點燈！」

那原因，或是爲了在燈下，他們可以溫習書本，可以再暢心任意地玩耍，可是在他們底小心上，恐怕也大半爲了負不起那夜底恐怖的重壓之故罷。

他們一瞥見那在黑暗里突然亮起的美好的燈光時，他們開心起來。都鳥兒樣喜孜孜地飛到燈光下面。笑着，臉龐更那麼紅噴噴得叫人歡喜，好象那溫暖的光綫，在他們身子里面給射進了什麼興奮劑樣。

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孩子甘願藏在黑暗里的，（即使被他底媽媽責罰了）。而夜間，孩子們從睡夢里醒起來時，看不見燈光便會哭嚷起來。

而初生的嬰孩，在人間世底第一個親密的同伴，（除了母親和乳娘之外），光景也是那燈吧。

夜間，母親們逼引她們底哭着的嬰孩活潑起來時，都拖他們到燈光里來，指着燈：

「噯，看亮亮——看燈」，

望着那在含淚的眼中變得異樣燦爛了的燈，嬰孩會立時

停止哭聲，微笑起來。

而現在，我的眼前映起一個嬰孩底淚臉了，那是多麼可愛而勇敢的臉呵：

「方方，莫哭喲。莫哭喲。我抱你看燈去。」

由于一種習慣的動作，乳娘抱着那不足一歲的嬰孩——方方，走進亮着的燈。

「哪，看亮亮，看亮亮」。

方方是一個倔強的嬰孩呢，哭起來，永不完結。可是看見了火亮，也和其他的孩子似的，不哭了。且用他那雙獨特的黑大眼睛，凝視着燈。突然，那眼睛象發現了什麼樣歡樂地閃耀起來了，驕地伸出肥圓的小手，向燈撲去。

「噯呀」，乳娘剛要把身子退後，可是方方底手指已碰着了那燈了，燙得他一聲嚎叫。然而哭了一歇出乎意外地，立刻停住了，眼淚像珍珠似地滾下面頰，那臉龐却微微地笑着，眼睛依然歡樂地凝視着燈。

在他底眼里——那不是一歲的嬰孩底眼里，熱烈地閃爍着對於光明的渴慕和熱愛。

我乃懂得世上爲什麼有像飛蛾這一種的動物，不顧生命地撲燈的緣故了。

一九三六，十月

白花

李甘譯

p 羅曼諾夫作

親愛的安雅，該是多麼令我驚奇喲……！祝你，親愛的
• 我願你有最大，光榮的幸福，一種我從未享受過的幸福……！

……
運命是多麼神秘啊！你已經同一個法國人結婚了。現在
法蘭西變成了你的祖國，在那一塊新的土地，你的前途將更
會光明。可是，我呢……？

有時候，一個人會忽然異常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生活的
本質，生活的真義和他真實的前途的。

收到了你的來信和一束凋殘的白花，便等於看着了你的
幸福，可是又等於看見了我過去那些幸福的日子。正如收到
了寶貴的過去的音信一樣。俄羅斯來的音信不會再聽到了。
因為那永遠死亡了，永遠消逝了……

我們過着像你所描寫的那種美滿的生活，只不過是七年
前的事。同樣隆重的婚禮，同樣莊嚴的儀式，白的禮服……

白的花兒，豐盛的筵席，有僕役，有美酒，有鮮花，有音樂
和那種對女人的奉承，這奉承使女人成爲世界上一切美麗的
象徵了。

只是七年前的事……

但是，你的信使我感覺有幾個世紀已經過去了；好像這
些事情發生在多少年代之前。現在我感覺我們兩個人的心距
離的多麼遠，你也許會感到不安與惶惑，如果你明白了你漂
亮的謝拉米德的情緒——「謝拉米德」過去有一個時期你常常
這樣稱呼我的！他現在的生活怎樣。

你必須知道我三年來的情況，才能了解我。

環境把所有過去的夢幻粉碎了，澈底地破壞了生活的一
切希望，消滅了可能和不可能的計劃。環境使我感到我們之
間的一切都動搖了，除了我們良善的教育，當造成這種良善
的教育的時機過去了的時候，我們所有依附！這種教育的一

切也回歸於盡了。饑餓顯示出來從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一些本能，便之高尚而優美的情緒，我們覺得驕傲的高尚而優美的情緒，變成毫無價值了。

我們不能施出俗庸的手段以求生——那便是說不能靠着各種卑鄙的手段，甚至也不能將我們剩下的珠寶交給朋友去變賣，結果他逃跑了——我們默然地同意不要因為生活的方法而爭吵……因為那全有失我們的尊嚴……我們過去的尊嚴。

然而，自然你能了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女人對人生的某種事情所抱的觀點和態度是不能沒有變化的。那是不可免的。我們漸漸地被迫着變換了我們的意志和理想了。

過去，一個女孩子或一個年青的交際婦人同一個男人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是十分容易的；現在因為困苦，我們常常不得已睡在一個房間裏，我們之間僅隔着一個幕帷。

你會說那是可怕的……！

十分坦白地說，我並不覺得如此。我們對這種新的自由發出一種深刻的好奇，這種交際的單純，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會產生的。那好像生活現在承認了過去人們是不敢如此的。

除此之外，我們覺得像一個特殊的階級和種族似地滅亡

了。這便是為什麼我們對將來的責任是毫不關心的，因為現在對我們，也沒有這樣一個人了。然而誇獎我們少許的殘物有什麼益處呢？如果幾世紀的文化消滅了，我們是無法恢復的，無論如何。一個人在一生裏是不能完成的，當文化的精華遭到破壞的時候——與其它無關嗎？……

所以當一個人有好運氣在某地方能得到豐富的酒和的時候，每一男人或女人有一個明顯的慾望——去喝了。喝了為着使一個人更不關心這種自由的新意義；一個人的自由，沒有遺失什麼東西的人的自由。

在過去，一個年青女孩喝一點淡酒，臉上便表現出來，覺得喝酒是不應該的，現在女孩子甚至貪婪地喝着純酒精，他們這樣為了忘却現實一切的思想這個目的。

我們會輕視那些我們視為不了解的，不合適的和不該做的事情。我們覺得永遠也不能拋棄的計劃，已經被我們拋棄了。不但我們不覺得奇怪，反而我們覺得許多事情的吸引力和誘惑力，那是過去我們這社會的女人不被允許的，但是，現在常常秘密地吸引我們，誘惑我們了。然而我們的心中引起了一種對一切強烈的忌恨，這種忌恨妨礙了我們自由的本能的自由表現。忌恨對我們是這樣新奇。忌恨削弱了我們的意志，激動了我們的熱血。那些深信好社會的觀念和習

俗的人，激起了一種沉默的興奮。一個人願意喊着：『不過一切全完了！你還沒有看見嗎？』

現在饑餓是過去了，一切帶着它外表的形式也歸了原位。但是我們的地位被別人奪去了的這種最初的情感，現在和將來都不屬於我們的這種最初的情感，仍然存留着。情形好轉了，對於沒有享受過的幸福的渴望也增強了，對這些，我們這到了末日的人也有權利了。

總之，爲什麼我們需要極救我們沒落的偶像呢？爲了輿論的原故——這是我們從前最初的思念嗎？現在可是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只一個人能從那逃脫出來……我們七年前的記憶……這兒我們一無所剩了。

然而我們仍然忍受着，沒有了希望，並且屈服於熱情的火焰了。

現在怎麼樣了呢？

這正是我所感到的，當我接到你的信的時候。

我在早晨四點鐘回到家來……送幾位朋友出國……現在離去的沒有幾個人了。我喝酒很多，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於是，我忽然不能再在這氣悶的屋子和這羣醉鬼胡混了。我感覺我對一切發生了一種強烈的變化。我恨我自己，恨這些

人，於是我走了。

當我離開昏暗的大廳，走到空曠，睡熟的街上的時候，看着廣場上的樹被晨露潤濕了，在被煙與酒薰藥之餘，呼吸一點清涼的空氣，我幾乎哭出來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我的眼睛還是沉重，盡力向着純潔，平靜的天空仰望着。我在清晨的朦朧裏邁步，腳幾乎不能踏地了。我憶起我們鄉間的花園裏綠草的芳香，立刻感覺到一種孤獨的辛酸和一些不能形容的損失……

我到家看見你給我的花，和這封描寫你的幸福的信，描寫你的燦爛的希望的信。

我正唸着信。窗戶大開了。我的頭和眼睛還不能從昨夜的醉酒中清醒過來。

然而你的凋殘的花放在我面前的窗台上。

我看着花，我思索着。這便是我在最後的喪服中的過去的美麗的日子……

心聲 小漪

也有明月，當空臨照。

醉人的春風，依舊

在紛紛雪花的幕後

潛伏！

柔軟清澈的碧波，

安適地，睡在西子懷中。

誰說世界是變了？

爲什麼聽不到詩人的吟詠？

呀！！

遠遠的，近近的：

山崩地覆似的聲音是什麼

嗚！！

一陣陣腥腥的

霧樣的蒸氣是什麼？

崛起強者

白堊

我一生就這麼孤獨，從沒受過那溫暖家庭的撫慰。

母親離開我們太早些，她生了第三個弟弟玉之後，不久，便患那奇異的癡症去世了。那時家庭彷彿變了一點樣子，父親不大愛着家了，却學會了和一些無賴朋友在烟花裏濺賭浪蕩。

那時我們還住在鄉間，祖父仍很硬明，家裏一切大小事務皆歸他一人操持着，城裏那所獨院的五間南房，因了租家有事搬走了，便一直長久的空虛下來。祖父看家裏人口過少，且鄉間土匪極多，一切皆不大方便，便選了一個最適于遷移的日子，合家搬到城裏來住了。

在城裏比不得鄉間，我唯一缺乏的是那恣意撒野的地方；整天見的是狹小的灰塵小巷和街道，但這街道平素祖父也很少肯叫我出來的。他開始叫我讀書，每日晨起由他給我講左傳，並命我寫一篇大小楷；此外有暇仍要背誦一些小書。飯後若值祖父高興，便坐在堂屋那隻朱漆椅上給我說些驚人動魄的故事。記得當時我最愛聽的就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殺二毛子的故事。

但我並不怎麼覺得痛苦，因爲祖母是個特別慈心的人，凡女人所應有的美德，她都能在一些極平凡的日常小事中表現得毫無遺漏；她待我尤其偏心，每當春秋

留心着，腳底下，

斑斑點點的，又是什麼？

詩人，茫然地，

疑視着天心，

一朵白雲從她頭頂飄忽！

飄忽中，帶來了——

一聲絲樣的輕音，

「詩人！

這是時代的邊緣，

熱血沸騰的洋海！

小心！

駛駕你的扁舟」

詩二首

玲君

詠樹

你的軀體，

父到鄉間勘查租地或進城應那位朱紅鼻子縣老爺和全師爺宴會的時候，她總悄悄從橫箱裏取出一些不知收藏了多少年的糖果和專為款待客人的糕餅給我吃，那些糕餅照例要用小刀裁成許多小小四方塊，分回犒賞我，吃時必慈笑的撫摸着我的頭髮，很和藹的詢問：「伯兒快快長大吧，長大了好念書做官，可不要跟爹爹那樣不學無術！」

每當月夜，四外嗅無人聲，她總溫和微笑地坐在我床前叨絮家中一些古老的故事，安慰地送我進入美麗的夢境去。我時常于夜半朦朧醒來時發現她親密的吻着我手和臉，笑着，那昏頭的油燈下她那張乾癟的臉閃耀着慈祥的撫慰。

當時我雖被人目為失掉了母親的孤兒，但因以前種種理由我反能格外享受一些溫愛的幸福，日子多了就真的——點也不思念母親了。父親不常見面，自然影子也逐漸在我腦海中淡泊下去，甚致從祖父日常一些咒罵中漸漸對父親起了很厭憎的影像。

「父親該多麼壞呢？」我却找不着適合的解答。

實際上，父親也真使人可怕，每隔一兩個月他便從省城騎着一匹雄健的栗色大馬回來，那時他大概正做着省裏司令部的少校營長兼保安司令兩個差事。在那褐黃鮮明的軍裝帶着許多使人羨慕的勳章和武器：（通常是一把雪亮的指揮刀。）威武得像一個圖畫中的英雄。每次他回來便惹起一群孩子圍着他默默的瞅視着，有時一夥不開眼的大人也夾在其間探頭探腦地詢查着，彷彿要在他身上尋找出異于常人的威嚴和神秘來。那匹馬拴在外院一棵粗大歪斜的棗樹上，那馬和人一樣威武，不時仰頭嚙嚼叫喚，用肥硬的蹄鐵踢踐着地，給那平黃的土地上遺留下許多年圓的回

茂盛起來，

你有多樣的情緒，

從樹枝支撐出去；

只有你的意志是單純的；

「愛或被愛過世紀。」

大樹是了然於牠的神聖的工作的

牠不斷的吐芽，生長，

以青苔的綠爲牠驕傲標記。

啊，你只管長，

高大不能比雲齊，

你只管綠，

蔥鬱更沒有青空澄碧；

你將收斂了你的手臂，

使樹葉被顛悚所淨化了，

坑，七八天不能恢復平整。這種英武和威風使他在這條街上成爲一個最受歡迎和羨慕的人。然而我却對他沒有好感，每當他來時我便一個人悄悄躲到鄰院一個僻靜地方，經他屢次發急的呼喚也是不肯出來見他的；而他見我却顯得親暱，常摟在懷裏，問我一些諺字，臨走時總給我一把數目非常龐大的銅錢，彷彿他也很痛愛我。但我却不知什麼原因望見他就覺得很可怕。他和祖母還說得來；同祖父談話不過三兩句便互相要罵起來。因之後來他便極少回來，回來也總不提回家常，只匆匆問問城裏和鄉間的情形，（高興便多談一兩句關於今年收成的話。），便獨自牽了馬到城西吳大家裏喝酒去了。

父親念書雖不多，但對文學却十分精通，待人和藹如常，在友誼上也不缺乏本鄉人那點俠義和慷慨的習慣，他常常因爲旁人一點值不得的小事，累得自己不得開交。凡是朋友皆喜交結。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 and 津貼，差不多都花在朋友的酬酢上邊，平素身上總是連半個銅錢也沒有，遇到春秋該添作新衣的時候他反向家裏要錢，自然這在視錢如命的祖父方面，便認爲是一件最高興的事情：「白白給養着孫子仍不知足，掙錢自己花不敷，哼！又向家裏要錢，天下那有這道理的？」

「這不能按那老派了。現在一切都得講交際！不能像……」

結果自然是互相吵起來，在這僵局時照例還得由祖母出來調停，私自拿出一點很不容易積蓄下來的錢，悄悄交給父親拿去敷衍了事。給錢時她也說一些規勸父親不該任性花錢的話，惟無多大效力。

父親對祖母的話不肯聽，母親活時尚能用柔情約束他一點，母親一死，父親像一匹野馬竄入荒山去，再也沒有規律，脾氣也漸學得暴躁起來，最後爲結婚的問題

你將披下長髮而祈禱，

正如暴風驟入秋日園林給的嘆息

詠恆

那一位天使，

駕駛着疾行的車，

望着世界把他的秘密

不慎的落在塵寰。

「追吧，追吧！」

（周邊行動像長了

雙翼的風輪）

「追來把宇宙的完全補上。」

經過沙漠，

那秘奧化或密集的森林

遮住騎士的眼目；

和祖父發生裂痕，他就不得不搬到城裏司令部去；然而祖父却並不因此便安穩的放鬆了心。他常常托朋友私自打聽父親的消息；但他聽來的消息却十分淒慘。據說父親學會打牌了，不久又聽說在城裏弄了一個賣鮮花的姑娘，司令部終日告假，把日子消磨在那女子的家裏。

祖父生氣了，有好幾夜不能安眠，在屋裏和院子踱着，最後他還是親自帶着兩個年老的僕役，乘馬到城裏去我父親一次。大概那次他們吵得很厲害，第二天父親便叫了一輛軍用汽車把母親生前所遺留東西皆拉到司令部去。

那天正趕巧落着小雨，祖父清早便監視僕役把那間南房的東西收拾好了，專等父親來取走；父親來時臉上蒼白難堪，也沒同祖父說一句話就直接走進屋子去搬東西，彷彿和祖父是陌生路人一樣。祖母只坐在廊下流淚，默默看着父親督催手下的人們往來搬移桌椅。

「福升，你怎麼這麼固執，爹為你快氣死了。爲什麼好好一家人？……難道你就連我也不心疼麼？」

然而父親終於叫那些兵士們把那些東西裝在車上了。在收拾一東西的時候，外面疎疎地落起小雨來，父親一身軍服給繁密的雨點打得溼淋的像出了一身大汗，臉上沉鬱而難堪，默默立在院角一棵榆樹下發愣。

祖父在堂屋托着水煙袋急燥的踱着，臉青白得像片鱖魚脊，況默地凝望院外一些給雨淋溼的狼藉傢俱，不時嘆着氣：「福升，你既要單居也好，不過，不過，伯兒怎麼辦呢？你是帶走呢！還是……」

沒有等父親還話，祖父便一手抱住我的腰，大聲哭喊道：「不能的，伯兒不能

走到平原，

河海的汪洋，攔住他的前程。

從此天堂缺少了一件東西，

人間添加了寶貴的「永恒」。

流浪兒

非垢

「秋夜長，秋風涼，

誰家的孩兒沒有娘？」

街頭滑過了黃昏，

一個孩子在馬路邊流浪；

像疾風吹捲着殘葉，

他飄蕩過這街又到那街；

汽車來去穿花了兩眼，

飢寒折磨他，

整日價神昏腦脹。

有時在寒風裏抖頓半天，

帶去，我就這麼一條命根子……」

我不知不覺的俯在祖母懷裏哭泣着。

窗外雨刷刷大了，一切都在沈默着，誰也想不到適當的話說。

一會，父親終於在淋雨濛濛中乘着那輛汽車走掉了。

以後，父親更少回家來，只有一年冬天外面下着白雪，父親同着同事一夥青年

人來家一次，說不久便要隨着隊伍開到××去了，那天晌午他在家裏吃了一頓和平

飯，飯後領我沿着城街黑漆如蠅蛇的小路走出城外，到母親坟上去看了一次。

一片多林的荒坵便是母親的墓地，那坟頭已給雪深深蓋得像個剛出展的饅首，

四外的翠松駝住雪灣灣垂下軟枝，四外是無限的平白的雪原哪！天空偶爾飛動幾個

縮毛的烏鴉，啼叫之聲，分外淒涼，父親的態度似很平靜，當他指清那個墳穴是母

親的之後便命我跪下向它叩頭，還燒了一些黃白紙錢。事畢父親攬我登在一個土台

上向四野遠遠眺望，他似乎想起什麼心事，回來的時候還叫我折了一些淒涼的松針

拿回家來。

祖父那天破倒高興了，晚飯時爲那夥人擺酒洗塵，合家皆浴在溫暖熱鬧的笑聲

裏，誰都忘記了過去的惡感。父親嚼過酒滿臉紅紅的，向大家說許多狂放的話，當

晚便同那夥朋友同宿在外院倉房裏；翌日早晨向祖父告別後，騎馬回城去了。

嗣後祖父口中也不大提起或咒罵父親了，在他空虛年老的心上彷彿什麼都遺忘

了，他感到無法排遣的寂寞和頹傷，只有以詩酒自娛，在我也好，永遠忘了，甚至

對爸爸這個名詞都覺得生疏。

平談的日子使我不留心的長大了，從祖母和一些親友的口裏聽到一點零星關於

好容易等來一些殘羹剩飯，

警察，一雙吃人的老虎，

把一抓住：「滾開，小混賬！」

含着淚水不敢帶一聲，

「怨哪個？」

誰不讓我有爹娘！」

也許會偶爾發見半根骨頭，

肉！這回可得解解饑。

商店門裏比這更新鮮，

那紅色的糖果够多麼好看，

眨眨眼看人家送到嘴上，

他自己的飢腸壓上幾口唾涎。

他也有快樂的時候，

碰着同類的孩子在一起玩，

等肚裏咕嚕一聲，

這才想起今天還沒吃飯。

「可憐可憐吧，老爺！」

向行人伸出枯瘦的小手，

父親的話，這些話配合了我的像想，我猜定父親一定是個過分聰明的人，由他過去許多行為都可以證明他這個優點。我漸漸把兒時那點憎惡父親的影子搖動了不少。

父親走後七八年後曾從遙遠的邊省寄來一封信，信內說明他軍隊的生活很舒服，運氣也頗不壞，接連二次剿匪勝利！他得了一面文虎章，又提升了中校團副官，可是這封信又帶來一個使合家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他在××地方花了五六百元從妓院接了一位十九歲的紅姑娘，信上說那女人待父親很好，傾心鐘愛着他，而且還替他生了一個白胖的小囡，倒是個有意氣節的女人，而且還能粗粗的認識幾個字。據說也是故鄉人，不幸而被拐落到煙花裏的。

這封信自然是一個不必要的詢問，不過總還有父子之心。惟祖父却不十分高興，他不主張兒子私自在外結婚，尤其對方是個妓女，不免有傷名氣。此外他還怕將來歸到家裏不能和我相容。幸而那時我已經不小了，否則一個慣給祖母嬌養了的孩子，是受不來後母的虐待的。

「哼，妓女那有好東西！怎麼懂得撫養孩子？儉勤的過日子呢？」祖父回信責斥父親一頓，並說明無論如何不能把她帶回家來；可是以後父親就永不再來什麼信了。

一九二×年我從縣裏高等小學畢業出來，因了開年荒，家裏很窮窮，不能再繼續供我入中學，我便隨着一夥青年人到外鄉謀生活了。起出我在××省一個熱鬧的城市一家書店裏當學徒，後來又飄流到××省一個公司裏當小差使，有一天午後我為到一個學校裏送貨去，在熱鬧的××市場裏我突然望見了父親，這突然的邂逅使我異常驚訝。父親，你不是在關外駐軍麼，離這裏幾乎四千里，怎會來到這裏？……

回答大概都是一樣。

以冰冷的眺白滿走他的希望。

他羨慕人家那愛好福氣，

吃得肥，又穿得漂亮，

想起機器噙了爸爸的身體，

瘋狂給媽媽帶入死亡！

有家到底比沒有好，

小孩子在描繪爹媽的面龐，

（依然倚着門扇偷彈淚？）

蒼白的頭上又增了幾許銀髮？）

遙念

李蘿蔓

嚴寒冰冷的十月天，

我遙念北地的家園，

（是不是又刮起了黃沙，

可曾摧毀了家園的籬芭？）

「……………」

「……………」他默默望着不語，臉上似乎感到慚愧的樣子。

我幾疑心錯認了人：「父親？」

「你的眼很好，隔這麼多年真還會認識我。」那枯澀的聲音幾乎像要哭泣了。

他渾身只一件很舊的破灰色軍服，連長衫也沒穿，一雙長筒洋襪滿粘着黑黃的

塵土，襪口一直跌落在脚面上，縮跌得像一節羊腸，直垂過那雙舊破酒鞋的後跟下

。

落日的殘陽照着他一副走了形的，蒼老的，黑瘦長臉，風塵的奔波使他失去了

年青人的雄偉和美麗。額骨和眼角深長地挽摺着黑褐的綉紋。

誰也像有無盡的話；却因生疎而無法表視出來。我們無聊的夾在馬路兩傍繁亂

的人羣中走着，我默默偷窺他那變化了的音貌，私下猜測他的不幸的遭遇，我好像

看清了他過去生活的塞仄和不如意了。他在一些賣玩貨攤上倦然的瀏覽着，那態度

缺少了早年的大度和安逸的風味。

我們走了幾步，我突然扯住了他的衣角，不自然的輕輕喊着：

「咱們到眼前那茶館去吧。」

也好。……………」他底下沒有再說什麼。

我們默默走進茶館，要了一壺茶，揀一張靠窗的桌子對面坐下，我們的眼光不

期然的遇到一起，他默默低下了頭，我掏出一盒烟給他吸着，他燃着了烟，像個餓

鬼似的貧婪的吸着，那青藍的烟霧不斷從他鼻孔裏流出來，他顯得很疲倦，支着頰

，寂然睽視窗外往來雜沓的車馬和行人，半天他才扭着頭來說。

嚴寒冰冷的十月天，
我遙念慈母底容顏，

嚴寒淒冷底十月天，

我遙念牧女的羊鞭，

（依稀當年的風姿嗎？

抑或是更爲嬌艷，）

嚴寒淒冷底十月天

我遙念北地的家園，

我遙念慈母的容顏

我遙念牧女底羊鞭

一九三六，十，三十，作。

血 敏子

在顯微鏡的透視下，

「今天天氣好，喂，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家也搬到這裏來了麼？」他的聲音這樣微細，彷彿像獨自叨念。

「沒有，我一個人來的。陳二伯給我找的在××公司寫賬。」「家裏都好麼，人口還興旺麼？噢我快有十年沒回家了。」他屈指數着，「想不到你會這麼高了。」

「……」我默然的微笑着，像在一位陌生人的面前處處感到羞澀。

我們沒仔細談什麼，便向堂倌要了酒飯吃起來，他好像有許多日子沒見着肉腥了，吃得很貪婪，大嘴吞着菜，也顧不得說話了；我雖有話也總覺着得難以啓齒，只互相以眼光望視着對方的面孔，我拿早年的印像和現在對照起來，心上像壓上了一塊重鉛，我覺得他已經不能再向這世界掙扎什麼了。

「伯兒，你高等小學畢業了麼？」

「是，中學並沒上。」我僵硬的回答着：「那年鬧災荒，家裏沒錢了。」

他似乎感到一點驕傲樣子，笑道：「比我強多了，我連英文都不會，哼，我們念書的時候還沒有學堂呢！」

于是他接着告訴我兩年之前，他曾有一個機會被保送考××航空專門學校，自然這是托了許多人情才得到的，可是因爲筆試裏有英文理化，他不曾，交了白卷，便被刷落了；「哼，據說那回考的英文很容易呢，只是說明什麼叫八大名詞，嘻四大名詞也沒有學過呀？」

談起來家常，他總抱怨祖父貪吝：「拿一個錢當命，不懂得交朋友。」

「我自己的事都是靠朋友維持的。」

我的靈魂給解剖了。

多瑰麗的圓圓的圖案畫哪！

花一樣的，紅的，黑的，黃的，

紫的，

有變幻的將是萬花筒呢，

但我懂得牠們是會舞蹈的。

如此複雜與綜錯的圖案，

將給誰裝點是相宜呢？

唔，曾爲牠們的動靜而悲喜的，

那個，那個可愛又可恨的人啊！

但最後牠們將給人們以太息了，

倘一天日子便牠們頹敗的時候。

「您爲什麼不在××司令部了，現在您做什麼呢？」

他略微一皺眉，語氣說得很含混，似乎不願把他過去的情形坦白的告訴我。只

說：

「在那司令部沒意思，整天殺人斬囚，咱不願意做那份缺德事情，後來一個湘潭的朋友約我到××省，結果到那裏他死了，自己只得暫補一個遺差的名義對付着哦，以後不成囉，××和××打起仗來了，跟着他們上了幾次火線，命幾乎沒喪在那裏，結果打敗了，全軍退到×州不能混了，打算弄幾個錢到××省找王師長，也沒遇着到××軍來只一年，又被派到這裏，我是去年春天隨給養一起來的，這差不多快一年半了……我就往××二條××營部裏……明天你上我那去，給你見見幾位叔叔伯伯的。」

他始終沒有吐出他的職業的等級。

第二天早晨我臨時何公司請了半天假，下車到那營部去。那裏的人對我倒異常和氣；惟言談舉止多粗野如牛，自然，在軍伍中是很難尋我讀書的人我枯坐在營部半晌，幾乎想不到一句適當的話說，只暗窺察一切情形，我覺得父親確比早先變得下流俗厭多了。

下午父親同着到附近街上一個廉價的小戲園去看了一次戲，回來的時候，我們並肩走着一條極狹長的黑暗小巷，父親很懊喪地說：

「伯承，你要多多努力，莫學我，我一生就這麼極平淡的完了。你瞧，在年歲上看，飛黃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自己的雄心更消亡殆盡，現在就鬼混過日子吧。」

他說時聲音很悽然，彷彿對他過去的行爲表示了懺悔，我默默聽着。

「父親，你也莫灰心，不才過四十歲麼？」

「不，不，」他機械地搖着頭：「我本領有限啊，近來所認識的也不多是一羣下濫的營混子，土匪，唉，在這時代沒有新知識是不成的，我太落伍了，你我現在是多麼墮落鬼混着呵！」

那夜我們沿街穿巷緩緩走許多路，像誰不忍向誰揮手分離，臨了，他竟把我送到離公司極近的一條小街上，他止住脚步，不再送了。

「我不上你公司去了，你看這身衣服，太叫人笑話，以後你有空就到我那裏去吧。」並囑咐我不要把这消息寫信告訴家裏的任何人：「不願意叫他們担心我，那太罪過了。」

日子過了不久，我在一個小病之中，突然接到他倉促地寄來一封信，那信寫得很簡單草率，只說他們隊伍又開走了，開到××。半年之後他又來過一封信，惟語氣更悲淒蒼涼

我記得那信裏曾有這麼一段：

俗云，人老便思鄉，余今方踰四旬，便倦厭于飄泊之程，惟迫于環境，又無顏赤手返里，嗟乎，余雖欲以林下自外郎寄托此生亦不可得矣

……望汝努力上進，早逢顯達，他日余或有家吃一盞粗茶淡飯之日，則感天無涯矣。

跳出來說的

蕭乾

由許多友人的來信裏，我知道上海是怎樣被中國各角落關懷着。什麼口號都自這兒起，一般書籍的版權頁上印的多半是「四馬路，」而且，這個東方小巴黎又有那麼些「作家」聚集着。當我沒來上海以前，我也時常為這個問題焦灼着：這些人到底天天都幹些什麼呢？坐雪佛雷式的汽車在油漆馬路上騁馳呢，還是抹一臉煤屑，出入工廠的門檻呢？

爲了職業，我終于也到了上海。我不必說來到上海想天津，到了天津想北平，甚而燕京一類洩氣話。自從我腳踏到北站那刻，我便對自己鄭重開說：好，你到這兒了，你不能在這兒貌合心離地活着。那朋友說的好，如果這是海，你得在上面漂浮，不必一面埋怨，一面却也下沉着。第一件事我限定自己做到的是：在孤獨中，不思鄉。

於是，我如一個常川往來的商賈，夾了一份小行李，昂然走進了上海。

只是一條短短的路，在我身邊便走過多少種車，對於一

個滿身塵埃的鄉下人，真有趣味。天是像給誰放了把火那麼紅——然而並不是晚霞般淡抹，這種紅光裏似還有點黑雲浮動，很爲怕人。車子就穿梭在這片可怕的雲彩下面，有白色的救急醫車，紅色的救火車，黑色的捕獲亂治安的囚犯車，還有，是爲捉「遊民」的車。這些都開足了馬力在紅綠燈一閃一替的指揮下，作着悽慘的嚎叫，四出飛馳，把那些私用遊玩汽車顯得加倍優閑——黑漆車頂下面幌着黑漆的分頭，（跳舞廳的好主顧）！最惹人肌骨莫如無軌電車的號叫。（讀「聊齋」你聽過鬼嚎嗎？亢長，細銳，然而又悶滯有如嗚咽。）如果不是在這種鬧市，我準得出一身虛汗。

放下行李，因爲來得較早而以地主自居的朋友堅要領我去夜遊，說是「見見世面」。他帶我去大世界看新開的跑騾場。

世界上自身象徵着的事真多，但沒有比當前這個再富麗刺性的了。說到騾，你一定馬上翻到八大處妙峯山，喝沁涼

的泉水採楓葉才不是那麼回事呢！這是在樓板上割出個數丈長圓的小圈子，鋪些沙土，還插了紅紅綠綠的亭臺樓閣，（在他們心中，曠野也還不缺乏這些精緻擺設，）想想看，這隻牲者嘴上繫了根繩，繩纏在背上花兩毛錢作『騎士』的手裏，就這麼昏頭昏腦的繞着小圈子跑。背上的人自以為身在原野馳，神色自得。周圍的觀眾一面磕着西瓜子和雞蛋淫褻地調着情，一面爲發抒自己而放縱地嚷着：

——快來兮！

編輯後記

捧着一顆欲喜欲懼的心，我們把第一期刊物從印刷所申送到郵局去發了。我們知道自己所作之事太少，作來亦無其意義，對於這小小的東西，本無什麼奢望。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讀者們熱烈的期待和鼓勵，從刊物發出不上半月，而來稿竟至數十件之多，且都是那麼『噁心之作』上。我們知道讀者們是在如何的愛護這刊物的。另外，還有許多關切而誠懇的致編者的書信呢。百感之餘，於是我們，又把第二期的稿件送到印刷所去了。在質和量上，我們都覺得比一期好，當然第一期因爲時間的倉卒我們是把許多應

在我，沒有比這個再慘的了。這樣單調地跑了五六十個

圈子，（難爲他！）才跨下驢背。我看那隻啞吧牲畜禁自喘氣，抗議地擺動着那雙長長耳朵。

然而，第二天我便也參加了這個圈子。

朋友，從那以後同許多人一樣，我便也是在這裏繞着圈子跑的一個了。我喘氣，我疲倦，我怨恨，然而圈子是這麼小，人是這樣多，我怎麼能不跑呢？

做之事而忽略了。

在國難這般嚴重，我們連呼吸都未暇時，凡有心肝的人們，都不願耗費自己的力氣於自家較量長短之上。有一位讀者來信說：「在上海底書攤上，我發現了您的雜誌——青年作家。翻閱一過後，我立刻像見到了親切的友人似地歡喜起來了。在南方，文壇上佔滿了叫聲的孤獨狗，打呀，（我就見過，）罵呀，不一而足。雖然也有幾個勤勤懇懇的文藝工作者在，然而極少的。我們讀後有無限的感觸。今後，我們自己仍本『以團結奮鬥爲前提，……以用嚴正的方式作爲建設性的努力……』爲中國文壇留一線生機，盡自己一份所能盡而應盡的力量。

這期，在編輯方面，我們容納了三篇創作，

三篇散文，兩篇翻譯，四篇雜文，六篇詩，毫無偏重，只是論文少一點。在編者方面，覺得如今說話不共容易，而說來亦難『討好』；讀者方面，許亦有此感，所以論文便只贖一篇譯稿了，不過我們不能因爲難說，就不說，以後，還希望愛護本刊諸君，對於論著方面，多多給我們幫忙，而我們所歡迎的尤爲切實開明文學上諸問題之製，放口高論，流爲空論者，希望少點。當然還有是更好。

郭紹虞先生的『重刊宋根源序』那種老到獨特的見解，至足珍貴。小漪女士的詩，意境和技巧，均臻上乘。這些都要待讀者去領受的。

最後謝諸君來稿諸君，願有日能聚首一堂，共商此刊以後進行的道路。

本刊執筆人

沈從文 曹靖華 郭紹虞 陸志韋
 陸侃如 馮沅君 陳夢家 田濤
 齊同 聞一多 林徽音 蕭乾
 劉廷芳 趙蘿蕤 凌叔華 白堃
 嚴文井 伍石夫 柳丹 楊剛
 李道靜 李欣 謝冰心 劉祖春
 卞之琳 夏斧心 黃照 孫席珍
 金克木 玲君

投稿條例

- 一、本刊歡迎詩歌、短論、隨筆、短篇小說、獨幕劇、書評、報告文學、速寫、遊記、通訊、翻譯等各種稿件。
- 二、來稿如非特約時，請勿超出五千字。
- 三、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清楚，末尾註明姓名、住址。至揭載時，如何署名由作者自定。
- 四、來稿如欲退還須附足郵票。
- 五、來稿編輯人得酌量增刪，如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六、來稿揭載後略備薄酬。
- 七、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為著作人所有。
- 八、來稿請寄北平燕京大學十二九文藝社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青年作家

第一卷 第二期

每期定價一角特大號另加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十二九文藝社

發行者 十二九文藝社

經售處 上海海雜誌公司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八十元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六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書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五十元	三十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二十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

定價表	時期		冊數	國內		國外
	半年	全年		加	倍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加	倍		

本刊呈請
中宣部
登記

R
2.5
5.23